

第十三章：愛是恆久忍耐 (克里斯·韋羅頓)

一個寒冷的二月天，傑森來辦公室找我，滿臉驚恐，好像剛撞到鬼一樣。這兩個月以來，我（克里斯）因為大女兒的精神崩潰，已經搞到焦頭爛額，實在沒有力氣再聽到任何壞消息了。傑森頹廢的坐在沙發上，整個人垂頭喪氣。泛紅著眼眶，他對我說：「爸，我想我的婚姻完蛋了。」

「不可能，兒子！」我抗議說：「神可以解決任何困難。」

「爸……爸爸，你不瞭解，我想海蓄有別的男人。」

我覺得全身血液好像都衝到腦袋，努力抑制著自己的眼淚，我不讓自己哭出來。我頓時心神不寧，整個人陷入焦慮。

我不禁懷疑：「他們如果離婚，我三個小孫子要怎麼辦？」「我愛這個媳婦就像自己的女兒一樣，她怎麼可以背叛我兒子？」「她有個這麼好、這麼愛她的丈夫，怎麼還會愛上別的男人？」我心想或許我早該想到會有這樣的問題，因為幾個星期以來，傑森不斷告訴我他們的婚姻有問題。

我知道他們接受婚姻輔導已有一段時日，但似乎他越想贏得她的芳心，她就跑得越遠。那天當傑森在我辦公室說這些事時，我立刻知道，傑森現在的人生面臨重大考驗，他的心支離破碎，所盼望的遲延未得，他已經快走不下去了。他們的婚姻觸礁，他們生命中所共有的一切都支離破碎的灑滿了全地。

我從未想過會有這樣的一天。兩個月前，海蓄才剛陪我到荷蘭服事，在幾千個群眾面前，我們一起在講台上服事，她滿有能力。我不禁懷疑：「如果她一直有婚外情，上帝怎麼還會這麼使用她呢？」我心裡有好多疑問，另一方面我也想努力安慰心碎的兒子。

我雙膝跪在他面前，將他整個人抱在我懷裡。我無話可說……無論我說什麼都無濟於事。我只是這樣抱著他，抱了好久，再次肯定的告訴他，我們全家人會陪他一起度過難關。

眼前的日子對我們來說十分艱難。雖然我曾有過悲慘的童年，三歲父親溺斃，接連被兩位繼父虐待，但以前我從未經歷過這麼大的痛苦。即使到現在，言語仍無法表達我深切的遺憾。接下來的幾個月，事情接二連三浮出檯面。

深夜妻子和我雙雙精疲力盡的爬到床上，傷心如潮水湧來，我們迫切渴望神和周遭人的幫助。我探索自己的靈魂，希望可以找到支撐家人的力量，但我的心完全崩潰，我沒有能力鼓勵任何人，更無法鼓勵我自己。大部分時候我們躺在床上睜大眼睛，難以入眠，眼淚成河，淚水沾濕了我們的床榻。痛苦日益加深，就像一場惡夢，我們卻一直醒不過來。

海蕾正式離家的那一天，傑森打電話來，問我說可不可以把孫子帶到我們家，讓我們一起告訴他們爸爸媽媽要離婚的消息。我回答說：「當然可以，帶他們過來，我們一起告訴他們這個消息。」我想要安慰我的孫子，幫助我的兒子，但小時候與梅開三度的母親對話的記憶，卻一直盤旋在我腦海中。二十分鐘後，他們出現在我家門口，我整個人的心沈了下來，我不知道他們要怎麼面對這樣的事情。

我們一起坐在爐邊，圍成一圈，傑森很緊張的把這個消息告訴孩子。以利亞當時八歲，他站起來，跑到我這裡，整個人投入我懷中，無法克制的大哭大鬧：「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蘿莉當時六歲，整個人靠在我肩膀上默默啜泣。他們的眼淚沾濕了我的衣襟，我努力想找話來安慰他們。艾文當時只有四歲，他的神情悲傷，但他還無法完全瞭解「離婚」所代表的意義。那是個可怕淒涼的夜晚……只要一息尚存，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天。

我們家一片愁雲慘霧，日復一日，週而復始，在每一個轉角處，似乎都有更多的悲傷痛苦等著我們。七月底，我們知道海蕾外遇的對象拋妻棄子，搬去和海蕾同居。再過不久，我們發現海蕾懷了對方的孩子。痛苦的匕首深深刺入我們的心，這場惡夢似乎還不會結束。

八歲的以利亞似乎很快就知道這個殘酷的事實無法改變，他感到憤怒和困惑。但誰能責怪他呢？他看著自己親生的母親過著和他過去所受的教導完全背道而馳的生活，他只求內在的平安，當面與海蕾和她男友衝突，讓他們知道他不同意這種生活方式。但大人沒把他的話聽進去，所以他就變得更沮喪。

有一天以利亞坐在我車上，他那一天異常沈默，好像心事重重。幾分鐘的沈默後，他轉過頭來直視著我的雙眼，他說：「爺爺……爺爺，你喜歡我媽媽嗎？」熱淚盈眶的他深深透視著我的心。

我知道他的意思，他不是真的在問我是否喜歡他的母親，而是在問我他是否能愛一個做那麼多錯事的媽媽。時間在那一刻凍結，我努力想為我們兩人找出一個正確答案。我知道聖經的答案是什麼。聖經中講到饒恕的經文就像是真理戰場上行進的士兵一樣，一條又一條掠過我心頭，但現在不是在上聖經課，也不是在做哲學探論，現在是我孫子努力想從苦毒的牢籠中掙扎出來，好讓他能安慰他的弟弟、

妹妹，接納他的母親。

最後我終於帶著顫抖的嘴唇說：「以利亞，如果我們只能愛我們喜歡的人，那我們算是什麼樣的人呢？我當然愛你媽媽，我是她曾經有過唯一的父親，我會永遠愛她，不管她做錯了多少事。」

以利亞泣不成聲的說：「爺爺，我也是，我也愛她！」

這時就像有人開了香檳一樣，他的臉龐突然發亮，眼中重燃熱情的活力，眼眸閃閃發光。這個人曾傷害他，傷害他最愛的人，但他可以愛她。他知道就算她沒有改變，他也能真正愛她，他已從那樣的網綁中出來。對於這個背叛他的人，他可以自由的愛她。他知道他終於可以再活過來。